



古今

古今57计

陈存生 李福亿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AA2222

17
C93
78

古今 57 计

陈存生 李福亿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古今 57 计

陈存生 李福亿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 7226 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98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4083-5/B·89

定价:5.00 元

目 录

1	离间除奸	(1)
2	调虎离山	(3)
3	引蛇出洞	(5)
4	攻其不备	(7)
5	无中生有	(9)
6	欲擒故纵	(11)
7	舍小取大	(13)
8	巧布疑兵	(15)
9	混水摸鱼	(17)
10	瞒天过海	(19)
11	走为上计	(21)
12	兵不厌诈	(23)
13	投其所好	(25)
14	釜底抽薪	(27)
15	造敌内乱	(29)
16	攻心为上	(31)
17	偷换概念	(33)
18	以毒攻毒	(35)
19	金蝉脱壳	(37)
20	出其不意	(39)
21	以矛攻盾	(41)

22	随机应变	(43)
23	说秦孤晋	(45)
24	旁敲侧击	(47)
25	减灶惑敌	(49)
26	矛盾上交	(51)
27	迂回之计	(53)
28	归谬反驳	(55)
29	指桑骂槐	(58)
30	戏中有戏	(60)
31	借题发挥	(62)
32	内紧外松	(64)
33	反客为主	(66)
34	驱虎吞狼	(68)
35	虚而虚之	(70)
36	虚虚实实	(72)
37	以逸待劳	(73)
38	空城布险	(75)
39	围师必阙	(76)
40	将计就计	(78)
41	韬晦之计	(80)
42	声东谋西	(84)
43	藏锋露拙	(87)
44	引鱼上钩	(89)
45	观色识伪	(91)
46	设假套真	(93)
47	暗留伏笔	(95)

48	出奇制胜	(97)
49	抛砖引玉	(104)
50	先发制人	(111)
51	似攻非攻	(117)
52	关门捉贼	(119)
53	切中利害	(121)
54	虚张声势	(126)
55	审时度势	(129)
56	以势夺人	(133)
57	奇货可居	(137)
后记		(141)

离间除奸

公元1477年，明宪宗朱见深设置“西厂”。太监汪直借机网罗私党，大兴冤狱，残害正直。兵部右侍郎马文升被诬入狱。

一天，优伶阿丑在邸报中看到前浙江巡抚佾钟进京，因不服汪直，不愿诬陷马文升，可能被勒令辞职。想起故主之情，阿丑到馆驿中拜见。谈话中，佾钟对阿丑说：“你常在君侧，难道就不能讽谏一下吗？”

阿丑说：“小人日夜谨记。只是此事非同小可，不可贸然行事。”

不久，发生了东、西厂争宠事件。先是巨盗夜入皇城，被东厂人当场抓获。东厂太监尚铭报功，皇帝嘉奖。西厂汪直大为不悦，声言要……。这事，西厂一个小太监告诉了阿丑，阿丑觉得这是离间东、西厂的好机会，于是就拟定了一个让东厂咬西厂的计划。

第三天，东厂尚铭遍请百官，举行庆功宴，请阿丑去表演杂剧，阿丑故作紧张，说：“尚公公，小人想来，可不敢来。”

“有什么可怕的？皇上那里我去说。”

“皇上我不怕，我是怕西厂知道。”

阿丑这么一说，尚铭心中顿时升起了无名火，“西厂算个屁！汪直营私舞弊，诬陷好人。看有机会，我不告他一状。”

阿丑一见时机成熟，便把西厂要谋害东厂的事告诉了尚铭，并关心地说：“你要小心，汪直心黑手辣啊！”

尚铭抽出利剑，斩去桌子一角，恨恨地说道：“不灭西厂，誓不为人！”

当晚，尚铭将皇上赏赐的财物交回，并要求皇上转赏西厂。皇上莫名其妙，尚铭就把西厂如何不服，并扬言要毁自己，为保住身家性命，请皇上转赏西厂的意思说了一遍。

皇帝一听，雷霆大发。“他西厂能一手遮天吗？今后你要把朝廷大小官员看住，就是西厂的事，你也可以直接报告寡人。庆功宴照摆不误，朕要亲幸！”

尚铭得了密旨，立即布置大小特务，秘密监视西厂。与此同时，阿丑和伙伴们加紧准备。宴会进行当中，阿丑主演新编杂剧《醉宫》。剧中阿丑饰演的老太监，经常借酒骂人，连皇帝、太子也不在话下。一天，醉卧太和殿前石阶上，见人就骂，谁劝他离开也不行。有人说皇上要来了，他竟然说：“皇上，哼，老皇祖出征时，皇上他爹还没出世呢！”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汪太监来了！”这句话可真灵。这家伙慌忙爬起来，说：“你们可千万不能把刚才的事告诉他啊！”

值殿太监问他：“你不是连皇上也不怕吗？怎么怕汪太监呢？”

“汪太监可不得了。他处处布置特务，连枕头边的话也能刺探出来，想杀谁就杀，京城内外，谁个不怕。”

皇帝看着看着，问身边的尚铭“汪直真这么放肆吗？”尚铭笑道：“这算什么？比这厉害多了。我有几起人命案，正想启奏呢？”

几天之后，人们知皇上有所醒悟，御史等大臣纷纷弹劾汪直。皇帝也怕汪直势大，对己不利，就撤除了西厂，贬了汪直，除了一大祸害。

调虎离山

鲁智深只身入华州，被贺太守活捉，打入死牢，救史进而不得。宋江听说，立即点兵七千，杀向华州，搭救鲁智深和史进。

华州城高壕深，防守坚固，易守难攻。宋江、吴用不知如何是好。第三天，听说朝廷派了一个殿司太尉，带了皇帝赏赐金铃吊挂来西岳华山降香。吴用一听，计上心来。他先将人马埋伏在渭河渡口，单等官船过时，劫持钦差。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宋江、吴用率领，冒充钦差，带着金铃吊挂等到西岳庙安歇，让观主通知贺太守迎接钦差；另一路由秦明、林冲等率领，只等太守出城，乘虚而入。

贺太守唯恐梁山人马攻城，百倍小心。得到迎接钦差的信息后，先派推官到西岳庙献礼，探个究竟。这一切都在吴用的意料之中，吴用特意安排推官拜见了假钦差，并且让他看了皇帝亲赐的金铃吊挂、御香；然后，把朝廷的公文交给他，叫他立即回去禀告太守，速速来西岳庙拜见钦差，不得有误。这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狡猾的推官被吴用弄得信以为真，回去立即回复太守。

推官见太守如此这般一说，贺太守立即带领 300 余人直奔西岳庙而来。庙前下马，簇拥入内，假客帐司吴用、宋江见三百多人都是带刀公吏人等，吴用喝道：“朝廷太尉在此，闲人不得近前！”众人只得止步，贺太守独自一人进前拜见太尉。假客

帐司吴用又说：“太尉请太守入来厮见。”太守入到官厅前，望着假太尉便拜。吴用说道：“你知罪吗？”太守说：“不知太尉到来，伏乞恕罪。”吴用知外边已经收拾停当，便喝道：“太尉奉勅西岳降香，为何不来远接？拿下了！”解珍、解宝兄弟掣出短刀，一脚把贺太守踢翻，割了人头。

宋江收了御香、吊挂，立即下船，赶赴华州。定眼一看，城中已两路火起，一齐杀入城中。先去牢中救了史进、鲁智深；然后，打开仓库，取了财帛，装入车中，上船回少华山。

引蛇出洞

后汉三国时,有一个魏国人,叫国渊。就在他出任魏郡的太守期间,有一个人写匿名信诽谤朝廷。太祖听了,十分恼火,责令国渊迅速查办。国渊接案后,一连几天都查不到一点线索,心中着实发愁。忽然他眼前一亮,一个以拜师求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形成了。

原来,这封匿名信中多处引用后汉张衡《二京赋》的语句。于是,国渊请求太祖准许他留下匿名信原件,然后对功曹说:“魏郡地面广阔,而且又是京城所在地,可惜学识渊博的人太少了,我们应该选派聪明的年轻人出去学习。功曹按照太守的意见,选了三个年轻有为、聪明好学的人。临动身之前,国渊亲切接见了他们,并且告诫他们说:“要努力学习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并且特别指出:“《二京赋》是一部囊括一切知识的书,但一直为后人所忽略,现在能够讲授这部书的很少很少,你们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人,虚心求教。”同时,把自己的意图秘密告诉了这三个年轻人。

这三个年轻人没有辜负太守的期望,四处打听,八方奔波。十天以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讲授《二京赋》的人。这三个人喜出望外,马上就赶去学习。

找到这位老师之后,护送他们的官员顺便请这位老师代写了一封书信。将这封信交给太守,太守和匿名信一对照,笔迹一样,分毫不差。于是,将此人捉拿归案。经过审讯,作案人

供认了作案的全过程。就这样，一个看来不易侦破的案件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人人夸赞国渊足智多谋。

如果不是留意匿名信上多处引用的《二京赋》的语句，怎么能够发现作案者的蛛丝马迹？看来，欲破疑案，必得做个有心人啊！

攻其不备

据《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记载：高柔曾担任过魏国最高司法官——廷尉。有一次，护军营里失踪了一个叫窦礼的营士。军营以为他逃跑了，上书请求搜捕，并株连亲属，将他的妻子盈及其子女贬为官奴。其妻不服，多次到州府喊冤，但无人理会。其妻愤怒极了，告到了最高司法官处。高柔亲自审理了这一案件。高柔问盈：“你怎么能断定你丈夫不是逃跑了呢？”盈说：“我丈夫是个孤儿，后来养了一位老婆婆作母亲，他非常孝敬老人；他也很疼爱儿女，一刻也不愿离开。他不是轻浮不顾家的人，他怎么能外逃呢？”

高柔又问：“你丈夫是不是与什么人有仇呢？”盈说：“我丈夫很善良。”

高柔又问：“你丈夫与什么人有钱财来往吗？”盈回答：“他曾借钱给营士焦子文，后来要过，但没要回来。”

这个叫焦子文的人，正关押在监狱里。高柔决定提审焦子文，采取攻心战，出其不意，打乱他的阵角，让他自我暴露。

开始，高柔问他为什么被捕，语气舒缓，气氛缓和。谈着谈着，高柔突然问他向别人借过钱没有。焦子文心中有鬼，说话吞吞吐吐，显得很不安的样子。高柔进一步严厉地追问：“你过去曾经借过窦礼的钱，怎么说从来没向人借过钱呢？”这一诈，非同小可，焦子文以为已经败露，说话更加语无伦次。高柔见状，步步紧逼，盯着焦子文说：“你把窦礼杀了，早认罪对你是

有好处的。你应该主动交代。”焦子文认为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就连连叩头，交代了杀害窦礼的全过程，交代了埋藏尸体的地方。

高柔一边安排把焦子文送回监狱，加强看管，一边派人到埋尸体的地主去挖掘。果然挖出了尸体。

到这时，案情真象大白。后来，盈和他们的儿女的平民身份得到了恢复。

无中生有

在刘崇龟镇守南海郡时，发生了一起奇怪的案件。一天，一位年纪轻轻、面皮白净的富商子弟，将商船停靠在江边休息，瞅见附近一座高门中，有一位艳态妖容、二十岁上下的少女，正用眼盯着他。这位富商子弟找了个机会对少女说：“黄昏时分，我到你家去。”少女听了，微微一笑，就回家去了。

天黑的时候，女子果然开门等候。这时候，正好有一个贼来偷东西。贼见里面没点灯，就赶忙闪了进去。少女以为是白天见过的少年来了，立即上前靠近。这一来，可不得了，贼以为是来抓他，慌乱中用刀向靠上来的人一捅，丢刀而逃。

不一会儿，富商儿子来了，刚一进门，地上的血把他滑了一跤。起初还认为是水，用手摸了一把，闻闻有血腥味，再一摸，地上躺着一个人。少年知道出了人命，怕受牵连，就赶快跑出去，解开缆绳，连夜开船，远走他乡。

天亮以后，少女家中人告到官府。官府查问当地居民，人说：“白天曾停过一条商船，昨天夜里突然开走了。”后来又发现有从家中到江边的血迹，于是，就认为这位富商子弟是杀人凶手，派人沿江追上少年，戴上刑具，投入监牢。在审讯中，严刑拷打，酷刑用尽，可这位少年就是不承认杀人。

隔了数日，女子家中又送来了杀人凶器。官府长官一看，原来是一把屠刀。看着这把屠刀，长官计上心来。于是，传下命令，说后天要举行盛大宴会，境内所有屠夫厨师都到广场上

集中,以宰杀牲畜。”这天,人都到齐了,又突然下令说:“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再宰杀牲畜,各位把刀留下,可以回去了。”

第二天,要各位先到衙门里取刀。于是,各人都领了自己的刀走了,只有一位不肯拿刀走。长官问他,他说:“这把不是我的刀。”问他是谁的,他说是某某人的。长官一方面,把用杀人凶器换下来的那把刀给了这位屠夫,一方面,派人捉拿凶手。谁知赶到住处,杀手已经逃跑了。长官又想出了一条妙计:用一个应该处死的囚犯,代替富商的儿子,夜里执行了死刑,并且张贴告示,以示此案已经了结。

几天以后,逃跑的凶手果然以为没事了,大摇大摆地回到家中,早已埋伏在周围的衙役把他擒拿归案。凶手供认了全部罪行,按律执行死刑。富商的儿子,夜间闯入别人住宅,受到杖击的处罚。就这样,发生在唐朝的一桩奇案彻底审清了。

欲擒故纵

古代，有一个商人从外边做生意回来。回家一看，妻子被人杀死，肢体都在，唯独不见头颅。他非常悲伤，并且马上告诉岳父家里的人。娘家人一听，就拉着他去见官，一口咬定是他杀的。他没法说清问题，在严刑拷打下，被迫承认杀死了妻子。就这样，以被告的口供为证据，草草结了案。

郡主把案子交给“从事”处理。“从事”深表怀疑，他对郡主说：“人死不可复生，万一冤枉，掌握刑罚的人后悔也来不及了。应该把人头找到，把案情彻底弄清以后，再做处理。”郡主觉得有理，也就同意了。

首先，“从事”从情理上分析：一般说来，作丈夫的是不忍心杀死自己妻子的。这是一。即使有仇等想杀死妻子，那也会精心谋划，想个脱身之计。或制造病死、自杀或其他假象。再说，商人见多识广，绝不会停尸在家，而将头丢掉。

基于以上分析，“从事”另外选了一座房子作为临时监狱，发给“囚犯”酒食，让他沐浴，生活比较舒服。同时，慎重选择审讯的官员，耐心细致地审问，以求得到可靠的材料。并戒备森严，不许将里边的情况泄漏出去。“从事”还将检验尸首，办理丧事的差人召集来，让他们将最近接触死人的情况写成书面文字；并且一一当面交谈，问他们有没有可疑的情况。其中有一个人说：“一个富豪办丧事时，说是死了一个奶妈，五更初，把棺材抬过墙头时，觉得很轻，好像里面没有死人。”